

开路先锋



报告文学

开路先锋

江西九〇九地质队工人写作组



江西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施绍辰

插图：吴吉人

报 告 文 学

开 路 先 锋

江西九〇九地质队工人写作组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2年3月南昌第1次印刷

书号：10110·221

每册：0.43元

目 录

要 目 容 内

地下宝藏侦察兵.....	(1)
红鹰展翅.....	(24)
钻机高歌.....	(42)
踏遍青山.....	(60)
突破.....	(82)
忠诚的战士.....	(97)
向红层进军	(113)
争气矿	(132)
并肩战斗	(149)
龙腾虎跃	(165)
光辉的道路	(180)
后记	(196)

地下宝藏侦察兵

巍峨的凌云山脉犹如天然屏障，雄伟地矗立在滚滚赣江岸畔。群峰突起，象排排钢刀笔直地插入云天。烂漫的山花迎风怒放，雨后的映山红似野火燃烧一样盛开在那高高的山巅上。崇山峻岭间，九〇九地质队找矿小队的八、九个人正疾步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

走在前面的是身材魁梧、面孔黝黑的小队长、共产党员张师傅。他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从那个风尘仆仆的青年女技术员李芳肩上抢过矿石标本箱，平平稳稳地放在自己肩上，向落在后面的那个带着眼镜的小队技术负责人丁振华招呼了一声：“老丁，快赶上！”又带着小队冲上了前面的一座山岗。

这支找矿小队，长年累月活跃在千山万谷中，用小小的地质锤敲醒了沉睡千万年的地下宝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把他们锻炼得更加朝气蓬勃，更激起他们为革命勘山探宝的战斗热情。如果说，地质队是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开路先锋，那么，他们就是这支开路先锋的“尖兵”。在他们的面前，永远是无边的山野；在他们的身后，紧跟着

矗立起一座又一座崭新的厂房。人们总是深情地把他们叫做“深山侦察兵”。

爬上山岗，极目远眺，火红的晚霞映照出翠绿的大榕树下的一座小村庄，这就是小队的宿营地——盛家村。

象一块巨石投进了一池平静的水里，小队的到来使僻静的山村泛起了喧腾的波浪。“向贫下中农学习！”“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等大红标语，醒目地贴在山村的土墙上。这偏远山村的人们被小队进村后的件件新事吸引着，三五成群地聚在大榕树下议论和交谈。有的说：“找矿队的同志一进村就帮助咱们劈柴、挑水、扫院子，真象当年的红军一样！”有的说：“可不，还给咱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哩！”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手里高举着几本书兴奋地说：“找矿小队的张师傅还给咱们送来了马列的书和毛主席著作。”

晚上，张师傅刚向红石大队党总支书记陈大印同志联系汇报工作回来，皎洁的明月已经高悬在深蓝色的天空上，给小小的山村洒下一片银光。月光下，张师傅敞开衣襟，边走边盘算着下一步的工作如何开展。小队虽小，可任务重大啊！一年前，张师傅刚调到小队的情景，一幕幕又在他脑际涌现。

“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号令。张师傅被队革委会从机台上调到了知识分子成

堆的找矿小队“掺砂子”。那时候，张师傅的心里是多么激动啊！他思潮滚滚，热血沸腾，含着热泪走到毛主席像前举手宣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决不辜负您老人家的殷切期望，一定要在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带出一支革命化的队伍，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找矿、找富矿，为支援世界革命贡献力量！

时间飞逝，转眼一年过去了。一年来，他带着小队风里来，雨里去，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爬了多少山。如今，又来到一个新地区，面前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抓好小队的思想，依靠当地领导发动群众找矿报矿。

张师傅想到这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朝村里走去。透过榕树的枝叶，他看见小队住的屋子里，还闪着明亮的灯光。张师傅刚想推门，猛听到李芳尖亮的嗓门：“……为了尽快查清这里的矿藏资源，我们应该立即发动群众报矿！”

丁振华不以为然地说：“我看，在思想上，贫下中农确实值得咱们学习，要说搞报矿，恐怕……发动群众报矿，还不如自己多跑两趟！”

“你这是缺乏群众观点，不相信群众，只相信自己，是资产阶级专家路线的流毒还没肃清的表现！”李芳话说得又快又急，就象打机枪一样。

丁振华却说：“你别扣帽子。即便要发动群众报矿，也不能就象你说的那样去摆什么‘矿石摊’！人们看见过膏药摊，水果摊……可谁见过摆‘矿石摊’？”

丁振华的话，在屋里引起一阵议论。这情景，引起了张师傅的深思，他敏锐地发觉：要寻找出埋藏在地下千万年的

宝藏，也许并不太难，但是，要把人们在几十年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势力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底扫除干净却并不容易。只有做好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工作，才能搞好地质工作革命化。他顿时感到：这“掺砂子”的担子比两千米钻杆还要重啊！他想，只有把他们放到发动群众报矿的实践中去摔打，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更有利于他们的思想转化。他正要推门进去时，又听见屋里传来李芳连珠炮似的话声：

“过去，地质队是没人摆矿石摊，但是，人家不摆，我们就不能摆吗？张师傅不是说过，要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闯出自己找矿的路吗？”

又听见丁振华说：“就是要去摆矿石摊，现在也不行！人呢？时间呢？张师傅在这里，我看也不会同意去摆矿石摊！”

“不，我完全同意！”门外突然传来张师傅洪亮的声音。人们不约而同地朝门口看去，门“咿呀”一声开了，张师傅大踏步走了进来。

张师傅进屋后，轻轻地坐在自己还没有解开的背包上，向大家摆了摆手说：“大家想想，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地区来过一些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他们你来我往，几进几出，穿梭一样，在这里也不知跑过多少趟，可是他们又找到了什么矿？就拿我们九〇九地质队来说，文化大革命前，八年才查清一个四点八平方公里的老矿！你们说，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就是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脱离群众，靠少数人冷冷清清找矿的结果！”李芳气愤地说。

“对呀！”张师傅说，“现在我们还能再走那条害死人的老路吗？”说到这儿，张师傅用热情的眼光注视着丁振华，只见他眉头紧皱，摘下眼镜心不在焉地擦着，久久沉默不语。显然，他对发动群众报矿、摆矿石摊子还有自己的看法。张师傅便又耐心地接着说：“发动不发动群众报矿，是地质工作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群众路线的大问题。我们不是经常说向贫下中农学习吗？的确，贫下中农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在那里，我们一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们就是要在发动群众报矿的过程中，炼思想，变感情，把立足点真正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老丁，李芳，你们俩抓紧时间准备一下，明天就到红石圩上去摆‘矿石摊’，你们看怎么样？”

“好嘞！”李芳松松爽爽地回答。她觉得，张师傅的话，一字一句就象地质锤敲在矿石上，铮铮有声。她深深感到工人师傅就是比自己看得远。

丁振华当着张师傅的面，也不好再讲什么，只得硬着头皮，同意明天去摆矿石摊。

山村的春夜静极了，人们都已进入甜蜜的梦乡。张师傅还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矛盾论》。这时那跳跃的煤油灯火，灯芯上已爆出两个红亮的灯花。张师傅看着，看着，觉得心里越来越豁亮，找矿的道路也越来越宽广！

二

翌日清晨，晓雾还在山谷里浮动，丁振华和李芳就出发

到红石圩去了。

红石圩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李芳他们来到圩上，在沿街洁白的石灰墙上，挂上了毛主席像，像下“开发矿业”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分外耀眼。左边挂着“活动”大批判专栏，通栏标题写着“发动群众，打一场找矿报矿的人民战争”。刊头上，画着一个老贫农指着远山向地质队员报矿。右边，挂着一幅世界地图，图上插满了小红旗，表示着全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热情的老乡帮他们搬来了桌子和凳子，他们就在桌上摆开了矿石摊。

刚摆完，矿石摊周围就围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人们好奇地指指点点，问这问那，不时还用手掂掂矿石标本的分量。有个盛大爷捋着花白胡子，竖起大拇指赞叹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后生啊！我活了这大把年纪还是第一次看到矿石摊哩！”老丁觉着眼前的情况，跟自己原先的想法完全两样，群众不但热情地欢迎他们，而且对他们寄予殷切的期望，谁也没有把他当作“江湖汉”来“看洋相”，这使他脑子里那重重顾虑就象春天的冰雪见到了阳光一样，很快消除了一大半。他鼓了鼓勇气，面对人群喊道“老乡……”话刚出口，脸就红到了脖子根。平时说话流利的丁振华，这会儿就象被什么噎住了似的，嘴张了几张，不知道底下的话该怎么讲。正在他十分尴尬的时候，却看见张师傅不知什么时候来了。

张师傅见群众都站着，连忙把那个须发花白的盛大爷让到标本箱上坐下，又把几个小朋友拉到矿石摊边上让他们看得更仔细。他看到老丁红着脸讲不下去，便站在一块大石头

上，把手围在嘴上当喇叭，向人们宣传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地质工作的亲切关怀。他说：“打破洋框框，发动群众报矿，是毛主席对地质工作的一贯教导。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他又指着世界地图，联系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鼓励人们为革命报矿。张师傅的话象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人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张师傅刚讲完，大家就纷纷议论开了。有的说：“现在的地质队就是和以前不一样，待人亲热，找矿还和咱贫下中农商量。要在以前呀！大皮鞋蹬蹬地从人前走过，正眼也不瞧你一下！”这些话丁振华听了又高兴又难受，热辣辣的脸上沁出了粒粒汗珠，他觉得老乡好象就是冲他说的一样。这些话自己以前为什么听过却没注意呀！他这才发觉：自己虽然长年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可思想上和贫下中农并不融洽。

报矿的人越来越多。一个小朋友看见摆出的油页岩标本后，赶紧跑了十来里路抱了一块油页岩来报矿。一个青年农民告诉张师傅，他看见一块奇怪的石头。来报矿的，有干部和教师，赤脚医生和下放知识青年……。盛大爷说：“早先，我在红岭挖到一块矿石，可惜今天赶圩没带来”！张师傅认得他就是盛家村人，便说：“大爷，就不劳驾你了，我们到你那儿去！”

张师傅他们满腔热情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报矿群众，一天内就了解到凌云山区的几十处矿点。在回村的路上，丁振华还在为群众真挚热烈的情感激动着，他这时才认识到在群众面前，自己是多么可笑，多么渺小啊！他情不自禁地说：“今天老乡可真报了不少矿啊！”李芳故意噘着个嘴，

逗他：“这那比得上自己多跑两趟！……”张师傅想起毛主席的教导：“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就因势利导的说：“贫下中农报的不仅是矿，也是他们忠于毛主席的一片红心啊！我们只有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办事，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才能搞好群众报矿。依靠群众就有千里眼，脱离群众就会变成睁眼睛啊！”老丁惭愧地说：“我原以为群众不识矿，发动群众报矿不如自己多跑两趟，其实不是群众不识矿，而是自己不相信群众”。张师傅接着说：

“世界观的转变要经过长期地甚至痛苦磨炼的过程。摆矿石摊也是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课堂，只要不怕羞，不怕丑，就能不断提高思想！”老丁听后，脸上虽然觉得热辣辣的，心里却感到服服贴贴。

以后丁振华和同志们一起，经常出现在公社、大队的群众大会上，摆矿石摊，抽空挨家挨户走访，普及找矿知识，宣传毛主席依靠群众找矿报矿的指示。还协助大队和公社成立了三结合的群众报矿领导小组，于是群众报矿工作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三

张师傅自从兼任了县群众报矿领导小组副组长后，就经常参加县里的有关会议。县社工业的发展就象雨后春笋一样，一冒一大片。一天，散会后，张师傅的心里还很不平静。他凭窗远望，迎面闯进张师傅眼底的是兴建中的县化肥厂那红色的厂房。会上县革委会负责同志的嘱托又在他耳畔回响：

“老张啊！为化肥厂找煤的千斤重担就落在你们肩上了，这是千百万革命老根据地人民多年的愿望啊！”当时，他就激动地向县里保证：“决不辜负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殷切期望，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煤矿，支援化肥厂，多产化肥多打粮！”他又想起：文化大革命前，县里也曾向队上提出过为地方找煤的要求，可是却被刘少奇及其在地质部门的代理人以“份外事”作借口冷冰冰地拒绝了。张师傅想到这里，气愤地说：“什么‘份内份外’！革命的需要就是咱地质工人的任务！”

当他想起县里还准备抽调一些青年来小队培训地质员时，他又高兴地笑了。是呀，小队的同志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将会多高兴啦！他感到找煤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想到这里，他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一早他就打起背包急忙赶回盛家村来。

村头，小队的同志们正利用星期天和社员们一起在田里施肥。张师傅走到田边，脱掉鞋子就下田干了起来。他边干边告诉小队同志们为县里找煤和培训地质员的消息。李芳一听，高兴地说：“革命老根据地人民这样信任我们，我们一定要尽快地为县里找到煤矿！”在田里劳动的贫下中农听了也兴奋地说：“早也盼，晚也盼，就是盼望着找到煤矿，有了煤，我们就能烧石灰，也省得盛大爷他们年年都要去外地烧石灰了。我们这一带的冷水田，石灰就是土化肥，多施一担石灰，就多增一分产哪！”

张师傅亲切地问一个老大爷：“大爷，这一带过去没挖过煤吗？”老大爷磕了磕烟袋锅说：“小时候我听爷爷说

过，清朝时候，咱村后山坡一带就有过煤窑，可地主和庙里的和尚说，这后山坡的煤不能挖，挖了会山崩地裂遭雷打，硬逼着把煤窑封了。后来日久天长，煤洞就塌了。现在要是割开茅草，在那山沟里可能还挖得到煤石。”一群青年农民抢着说：“可不，那天我们在后山坡铲草皮时，还真铲到了黑煤石哩！”张师傅听了点点头说：“你们说的情况对我们很有用，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找煤线索。老丁，李芳，我们一定要组织好力量，在找铁的同时，把找煤的任务尽快完成。今天晚上，咱们再走访几家贫下中农，进一步了解情况。县里送来培训的同志明天就到了，咱们和他们一起上山找煤，让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夜晚，从几家社员的窗口里，透出了找矿小队和贫下中农亲切交谈的身影。一个老贫农说：“有一天早晨我打柴，爬到一个深山沟里，看到石头缝里夹着一层乌黑发亮的石头。我好生奇怪，顺手用柴刀轻轻一打，没想到竟打下来一大块。我把它捧在手上看了看，心想这石头有点象煤，不知能烧不能。打完柴，我用筐装了一大块，回到家里往灶里一填，嘿，它还真呼呼地窜出火苗来哩！”说完，他把没烧掉的一小块拿了出来，张师傅一看是煤！小队的同志这下可真高兴得蹦了起来。

从贫下中农家里出来，他们把各自了解到的情况一凑，觉得在这一大套煤系地层里，历史上曾经挖过煤，现在，老贫农打柴又在沟里发现了煤块，说明这里确实有煤存在。这样一分析，他们找煤的信心更足了。

几天来，张师傅带着县里送来培训的地质员们，在群众

提供有煤的山上踏勘。他们迎着朝阳上山，披着晚霞归来，有时在深草没腰的山沟里观察地层，有时在荆棘丛生的密林里寻找露头。荆棘挂烂了衣服，他们干；手脚划出了血口，贴上块胶布还是干。

一天，晨雾还在山头缭绕，找矿小队又行进在山道上。草丛上、树枝上晶莹的露珠啪哒啪哒地直往人身上掉。张师傅他们的衣服、鞋袜都被露水打湿了，贴在身上往下淌水。一个年轻的地质员打了一个寒噤，嘟囔着说：“每天山上跑，一天三个澡，早上洗个露水澡，中午洗个汗水澡，晚上回去又是凉水澡，这样下去我可受不了！”走在前面的张师傅听见了，警觉到在对待苦和乐的问题上，同样表现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思想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啊！他走到那个地质员身旁，语重心长的说：“爬山找矿，生活上是苦一点，但是，我们是为了革命老根据地人民早日找到煤而吃苦，是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吃苦，是为了打击帝、修、反而吃苦。这种‘苦’，越吃心里越甜啊！我们虽然人在深山，但时刻沐浴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党和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贫下中农支持我们，革命老根据地人民信任我们，我们能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打头阵，这是多么自豪，多么幸福啊！要说苦，解放前地质工人的生活那才真叫苦哪！”大家一听，都要求说：“张师傅，你就给我们讲讲解放前的生活吧！”张师傅把手按在腰上，深沉地说：“解放前，我也在一个地质队当工人。那时候，我整天给那些资产阶级‘洋专家’挑着沉重的资料箱满山爬，还经常遭到他们的拐杖毒打。有一次，也是在山里，爬个陡壁悬崖，‘洋专

家’在前面身子一歪，把我挑的箱子碰掉到山沟里，一下子被急流冲走了。他却蛮不讲理，硬说是我扔掉了箱子，一脚就把我踢得滚到了沟底下。我几个伙伴一见，一把抓住那家伙要他抵命，他这才吓得让人把我抬上来。但我的腰骨却受了重伤。至今，稍一用力或是阴雨天就老伤复发，阵阵作痛。那时候，我们地质工人的生活真不是人过的呀！……如今，每当我腰疼病一犯，就更激起我对帝、修、反的满腔仇恨，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爬山找矿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头！”一席话，把那个地质员说得红着脸低下了头。

盛夏的南方，湛蓝的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正午的太阳晒得山沟里象个闷铁罐一样。人们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出了一层厚厚的汗霜。年轻的地质员们由于没有跑野外的经验，一壶水刚上山就喝光了。张师傅宁可自己忍着难耐的口渴，却把水壶一次又一次地送到了他们嘴边。每逢遇到山路险要，毒蛇出没的地方，张师傅总是跑在最前面。几天后，他们终于在山上找到了几组煤层露头。

一天傍晚下山回来，张师傅一边给地质员们挑脚上的水泡，一边深情地叮咛着：“上山时，要注意把鞋子里的沙子倒干净，否则，一天下来，脚上就会打满血泡；下山后，要用热水烫烫脚，这样容易消除疲劳。”

这时，只见丁振华双手捧着一份纸已发黄的地质报告走了过来，对张师傅说：“张师傅，我看在这里找煤没什么希望。”张师傅问：“为什么？”老丁说：“根据地层对比，这里属于梓山煤组，前人对梓山煤组早有结论。”他边说边翻到那份地质报告的“结论”部分，指着其中一页说：“你

看，前人的结论是：‘梓山煤，鸡窝状，变化大，无大矿’。不如趁早不干算了，免得担风险！”

李芳听后着急地说：“革命老根据地人民多么盼望我们早日找到煤呀！可我们没完成任务就不干了，这怎么对得起革命老根据地人民啊？！”张师傅坚定地说：“对，干革命就不怕担风险！就是担再大的风险，为地方找矿的担子我们也决不能半途撂下！我们就是要大中小矿一起找，小矿不能给国家开采，可以供县、社、队开采嘛！否则，小矿不愿找，大矿不易找，这不又走到过去那条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了吗？再说，到底是大矿还是小矿，我们还没有做进一步的工作，怎么能就下结论呢？”张师傅想了想又问道：“老丁，这份报告是什么时候写的？”“十五年前。”“报告上有关于向群众作调查的情况吗？”“没有！”“有这里的钻孔资料吗？”“没有！”“在这里布置过地表工程吗？”

“没有。”李芳听到这里气愤地说：“没有！没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张师傅没有轻易地表示意见，却习惯地从挎包里掏出一本《矛盾论》来，说：“老丁，李芳，咱们再好好学学《矛盾论》，看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怎么说的。”他翻开书本，找到底下划有红杠的一段念了起来：“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张师傅问老丁：

“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这句话怎么理解呢？”他问得语气温和，却很有力。老丁想了半天，醒悟地说：“这就是说，梓山有梓山的特点，凌云山有凌云山的特点，在梓山得出的结论，不一定适合于凌云山！”张师傅高兴地说：